事實類苑/卷5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五十三　忠孝節義（一）

下一卷▶

◆忠孝節義（一）

范文正

景祐中，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，黜守饒州，到任謝表云：“ 此而為郡，陳優優布政之方。必也立朝，增蹇蹇匪躬之節。 ”天下歎公至誠許國，始終不渝，不以進退易其守也。

二

范文正公輕財好施，尤厚於族人，既貴，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，以養羣從之貧者。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，人日食米一升，歲衣縑一疋，嫁娶喪葬，皆有贍給。聚族人僅百口，公歿逾四十年，子孫賢令，至今奉公之法，不敢廢弛。並澠水燕談。

歐陽文忠公

歐陽文忠公在蔡州，屢乞致仕。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：“ 公德望為朝廷倚重，且未及引年，豈容遽去也？ ”歐陽答曰：“ 某平生名節，為後生描畫盡，惟有進退以全節，豈

可更俟驅逐乎？”承禧歎息，無以答。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倦遊雜錄。

陳喬

陳喬仕江南，為門下侍郎，掌機密。後主之稱疾不朝，喬預其謀。及王師問罪，誓以固守，時張洎為喬之副，常言於後主，苟社稷失守，二臣死之。城陷，喬將死，後主執其手曰：“當與我同北歸。”喬曰：“臣死之，即陛下保無恙。但歸咎於臣，為陛下建不朝之謀，斯計之上也。”掣其手去，入視事廳內，語二親僕曰：“共縊殺我。”二僕不忍，解所服金帶與之，遂雉經。後主求喬不得，或謂張洎，曰：“此詣北軍矣。”喬既死，從吏撤扉而瘞之。明年，朝廷嘉其忠，詔改葬。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，髭髮鬱然。初求屍不得，人或見一大夫衣黃半臂，舉手影，自南廊而過。掘得屍，以右手加額上，如所覩者。楊文公談苑。

劉溫叟

國初，御史中丞劉溫叟，博學惇厚，動必由禮。父諱岳，溫叟終身不聽絲竹。嘗令子和藥，有天靈蓋，溫叟見之愀然，亟令致奠，瘞于郊外。五代士人，鮮蹈禮義，獨溫叟篤行，為世所推。

馬遂

慶曆末，妖賊王則盜據甘陵，賈魏公鎮北門，倉卒遣將引兵還城，未有破賊之計。公日夜憂思，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：“堅城深池，不可力取，願得公一言，手殺元兇，餘黨可說而下也。”公壯其言，遣行，丁寧祝之曰：“壯士立功名，在此行也。”遂至城下，浮渡渡濠水，呼守城者，乘匹練縋身以上。見賊偶坐，為陳朝廷恩信，爾能束身出城，公為爾請於朝，亦不失富貴。若守迷自固，天子遣一將，提兵數千，不日城陷，血膏劍戟，肉飽犬彘，悔無及矣。辭甚激切，賊不答。遂度終不能聽，乃復白曰：“公有密旨，願屏左右以語。”賊令左右引避，遂急擊賊仆地，扼其喉幾死，左右兵至，遂被殺。聞者莫不義之，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，特為之作傳。並澠水燕談。

趙師旦　曹覲

儂賊破邕州，偶江漲，遂乘桴沿流入番禺。時贊善大夫趙師旦知康州，到任始一日，賊

既迫境，諭官屬吏民使避賊，謂曰：“吾固知斯城不可守，守城而死，乃監兵洎吾之職也。若曹無預禍。”賊既至，率弱卒不滿百，禦之，半日，城陷，趙與監兵者皆死之，士卒得免者無一二。先是，一日，趙方出其妻，藏於山谷，道上生一子，棄草中。賊去凡三日，復歸視之，尚生，人謂忠義之感。有曹覲者，以太子中舍知封州，賊既至，乃易服遁去，未十餘里，為賊所擒。賊首謂曰：“汝乃好罵我南人作蠻者也，今日猶不拜邪？”曹竟不屈，至晚，積薪燔死于江壖。時本路主漕運者，與曹有舊，仍移師旦事，勒詩于石。朝廷贈覲太常少卿，子孫弟姪洎女子受官賞命服者數人。趙贈衞尉少卿，一子得殿直。趙史君之事，嶺外率知之，康人為之立祠堂，至今祭祀不絕。

劉潛

劉潛以淄川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，一日，與客飲驛亭，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。潛馳歸，已不救矣，潛抱母一慟而絕。其妻見潛死，復撫潛屍，大號而卒。時人傷之，曰：“子死于孝，妻死于義，孝義之事，併集于家。”並倦遊雜錄。

徐積

山陽徐積仲車，博學志行。父石，少亡。積終身不登山，行遇石，必避。日嘗冒暑，道遇奔喪者，輟馬以遺之，徒行還家。年僅四十，勉從母命作詩賦，一舉登第。久之，喪母，哀毀過人，鄉里化之，葬其母，助葬者數十人。

支漸

資州資陽縣支漸，熙寧中喪母，既葬，廬墓，日三時號慕，躬行膝步，負土成墳，有雙白鶴徘徊松上。明年，狸馴側觀漸上土。又有異烏，一目如丹，每漸哭，烏亦一悲鳴。夜有一狐狸，環呼墳側，如巡警狀，久之。有羣烏翔集，中一白烏獨日至。又有五色雀萬餘，隨漸行哭，七日而去。年七十，每號慟，涕淚流如雨，日食脫粟，不盥手洗足，所衣苴麻，碎爛不易，鬚髮蓬亂，久皆斷落，見者為之悽惻。鄰舍子勾氏自娶，棄其父母，觀漸至行，感愧，迎其親，侍奉不懈。後年八十餘，與其妻王氏皆康甯，漸白髮再黑，四齒脫復生，步履輕健，飲食如少年，人以為至孝之感。神宗詔賜漸粟帛，付之史官。元祐八年，范祖禹奏乞優與旌奬，以助孝治，詔以為資州助教。並澠水燕談。

朱壽昌

司農少卿朱壽昌，方在襁褓，而所生母被出。及長，仕於四方，孜孜尋訪不逮。治平中，官至正郎矣，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，壽昌即棄官入關中，得母於陝州。士大夫嘉其孝節，多以歌詩美之。蘇子瞻為作詩序，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。李定見其序，大惋恨，會定為中丞，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。事下御史府鞫劾，將致不測，賴上保持之，止黜軾黃州團練副使。軾素喜作詩，自是咋舌不敢為一字。

鍾離君

余為兒童時，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：江南有國日，有縣令鍾離君，與鄰縣令許君結姻。鍾離女將出，適買一婢以從嫁。一日，其婢執箕箒治地，至堂前，熟視地之窀處，惻然泣下。鍾離君適見，怪問之，婢泣曰：“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為毬窩，道我戲劇，歲久矣，而窀處未改也。”鍾離君驚曰：“而父何人？”婢曰：“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。身死家破，我遂落民間，而更賣為婢。”鍾離君遽呼牙會問之，復質於老吏，具得其實。是時，許令子納采有日，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，而止其子，且曰：“吾買婢得前令之女，吾特憐而悲之。義不可久辱，當輟吾女之奩篚，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。更俟一年，別為吾女營辦嫁資，以歸君子，可乎？”許君答書曰：“蘧伯玉恥獨為君子，君何自專仁義？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，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。”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。祖母語畢，歎曰：“此等事，前輩之所常行，今則不復見矣。”余時尚幼，恨不記二令之名，姑書其事，亦足以激天下之義夫。並東軒筆錄。

魯簡肅

仁宗在東宮，魯簡肅公宗道為諭德，其居在宋門外，俗謂之浴堂巷。有酒肆在其側，號仁和，酒有名於京師，公往往易服微行，飲于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公，將有所問，使者及門，而公不在。移時，乃自仁和肆中飲歸，中使遽先入白，乃與公約曰：“上若怪公來遲，當託何事以對？幸先見教，冀不異同。”公曰：“但以實告。”中使曰：“然則當得罪。”公曰：“飲酒，人之常情，欺君，臣子之罪大也。”中使嗟歎而去。真宗果問，使者具如公對。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？公謝曰：“臣家貧，無器皿，酒肆百物具備，賓至如歸。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，遂與之飲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無識臣者。”真宗笑曰：“卿為宮臣，恐為御史所彈。”然自此奇公，以為忠實，可大用。晚年，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，公其一也。後章獻皆用之。廬陵歸田錄。

趙延嗣

趙鄰幾好學，善著述，太宗朝，權知制誥，逾年卒。子東之亦有文，前以職事死塞上，家極貧，三女皆幼，無田以養，無宅以居。僕趙延嗣者，久事舍人，義不轉去，竭力營衣食以給之，雖苦不避，如是者十餘年，三女皆長，延嗣未嘗見其面。一日，至京師訪舍人之舊，謀嫁三女。見宋翰林白、楊侍郎徽之，發聲大哭，具道所以。二公驚謝曰：“吾徒被儒衣冠，且與舍人友，而不能恤舍人之孤，不迨汝遠矣。”即迎三女京師，求良士嫁之，三女皆有歸。延嗣乃去。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，以勵天下云。

于令儀

曹州于令儀者，市井人也，長厚不忤物，晚年家頗豐富。一夕，盜入其家，諸子擒之，乃鄰舍子也。令儀曰：“爾素寡過，何苦而盜耶？”曰：“迫於貧耳。”問其所欲，曰：“得十千，足以資衣食。”如其欲予之，既去，復呼之，盜大懼。語之曰：“爾貧甚，夜負十千以歸，恐為邏者所詰。”留之至明使去，盜大感愧，卒為良民。鄉里稱君為善士。君擇子姪之秀者，起學堂，延名儒以教之，子及姪傑繼登進士第，今為曹南令族。

姚栖雲

唐貞元中，調卒戍邊，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栖雲之父，語其兄，嗣未立，無往，某幸已有子，請代兄行，遂戰歿塞上。時栖雲方三歲，後其母再嫁，栖雲鞠於伯母，如事其母。伯母亡，栖雲葬之，又招魂葬其父。廬於墓次，終身哀慕不衰。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，刻石表之。河中尹渾瑊上其事，詔加優賜，旌表門閭，名其鄉曰孝悌，社曰節義，里曰敬愛。栖雲生岳，岳生君儒，君儒生師正，自岳至師正，四世廬墓。五世孫厚、六世孫雅、七世孫文、八世孫敬真、九世孫直、十世孫宗明。慶曆初，本府奏自栖雲十世同居，顯有孝行。仁宗詔賜旌表，復其徭役。十一世孫用和、十二世孫士明、十三世孫德。自宗明至德，又三世，自慶曆至今又五十餘年，而其家孝友如故。姚氏世為農，無為學者，家不甚富，田數十頃，聚族百餘口，子孫躬耕農桑，僅給衣食。歷三百餘年，無人異辭者，經唐末五代，兵戈亂離，而子孫保守墳墓，骨肉不相離散，求之天下，未或有也。永樂，熙寧初併隸河東。余元祐中知河東，以狀列於府，乞特敷奏，下其事史官，重加旌表，特免戶下役錢，以旌孝義，以厲風俗。狀下尚書，不報。並澠水燕談。

莫節婦

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，大為人倫之勸。節婦莫，少歸周謂。謂昭州人，布衣，謁太祖，召便殿試時務，大稱上旨，擢贊善大夫。當天造之初，凡所任人，處置從便。符彥卿暴恣不法，除謂為屬邑永濟縣令，俾繩之。彥卿聞其來，魂膽俱喪，鞬橐郊迓，謂但揖於馬上。果境上數強盜劫財傷人，彥卿受賂，縱之使逸。謂出令，敢有藏盜者斬，不數日，獲之，不解府，即時斬決，以按具奏，太祖大壯之。興國二年，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為轉運副使，以定嶺寇。時奔命赴道，不與莫別，後委寄繁劇，嶺塞馳走，不還於家二十六年。父欲奪莫嫁之，莫泣謂曰：“吾夫豈碌碌久困者邪？食貧守死以伺之。”父不敢強，莫執禮事舅姑益謹，閨壺有法。家素貧，莫歲事蠶績，得絲則機而為杼軸，勤儉自營，生計漸盛。子長，築舍於外，置書，命師教之。後產業益豐，舅姑將老，選美丘大為壽坎，松櫝茂密，盡得其制。又為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，水竹別墅，高閣相望。然謂在路，亦修高節，以莫二十六年間，畢一婚二嫁，皆清望之族。殆謂歸，俱已皓首，勸夫偕老於家林焉。

張誠

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，其家自綰至誠六代同居，凡百一十七口，內外無間言，衣裳無常主。旦日，家長坐堂上，率子弟而分職事，罔不祗勤。張氏世無冠冕者，不讀書，耕田捕魚為業，無蓄積，歲給一歲，而能人人孝悌友順。六世，幾二百年，百餘口，無一日少異，亦可尚也。

曹修古女

曹修古，明道初為御史知雜，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政，謫守興化軍，暴疾終于室。家至貧，死之日，無衣以殮。郡之寮屬，若吏民之賢者，莫不號慕歎惜，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賻其家。曹女年始笄，泣語其母曰：“先人忠節名天下，不幸以直言謫死。且君子不家於喪，安可受此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？”哭不已，謝而遣之，吏民固請，卒不受一錢。其純孝高識如此。曹，建安人，四御史之一也。並澠水燕談。

衞融

衞融，字明遠，太原劉崇相國。劉均助李筠，融為王師所擒，太祖責謂何故贊成劉均助李筠，對曰：“犬各吠非其主，臣四十口受劉氏溫衣美食，不忍負之。陛下縱不殺臣，

豈為陛下用？臣今得路，必走河東。”太祖怒，以鐵檛擊其首，遣曳出戮之。融厲聲曰：“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。”太祖謂左右曰：“此忠臣也。”命釋之，召於御坐前，以萬金良藥親傅其瘡，賜襲衣金帶鞍馬。既而太祖欲放融歸，乃先遣融為書以諭鈞候周光遜等，即遣融去，不報。乃復授融太府卿，賜第京師。

崔翰

崔翰，京兆人，以鎮安軍節使充高陽關都部署，召還，以疾留京師。疾間，請見上曰：“臣以身許國，不願死於家。”太宗壯之，復令之任。翰驍勇有方略，所至立功。萊公少時，不修小節，頗愛飛鷹走狗，太夫人性嚴，嘗不勝怒，舉秤鎚投之，中足流血。由是折節從學，及貴，母已亡，捫其痕，輒哭。

史吉

康定初，夏虜寇延州永平，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，俟虜去復歸。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，遮戟門，立於馬前曰：“寨主監押欲何之？”二人以其謀告，吉曰：“如此，兵則完矣。如城中百姓芻糧何？此往還之迹何可掩？異日為有司所劾，吉為指揮使，不免於斬，願先斬於馬前。不然，不敢以此兵從行也。”寨主監押慙懼，引轡而返。虜至圍城，吉帥眾拒守數日而虜去。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，各遷一官。吉曰：“幸不喪城寨，吾論功乎？”後官至團練使，女為郭逵夫人，亦有明識。逵善治生，家甚富，夫人嘗規之曰：“我與公俱老，所衣食能幾何？子孫皆有官，位望不輕，胡為多藏以敗名也？”並范蜀公蒙求。

任福

任福字祐之，開封人，少時頗涉書史。咸平中，應募補殿前諸班，以材力選為列校，凡六遷，至遙領刺史。寶元初，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，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，除前班官，任以邊事。除福莫州刺史，充嵐石濕州都巡檢使，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，兼知隴州。康定元年，遷沂公團練使，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，尋徙知慶州，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部署安撫使。是歲九月，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，拔之，破其四十餘帳，獲偽防禦團練使等七人。朝廷賞其功，遷賀州防禦使，兼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，月餘，又遷侍衞親軍都虞候。明年春，受詔乘傳至涇原，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。二月，元昊寇渭州，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，先戰小利，乘勝直進至三川口，忽遇虜兵，

且二十萬，官軍大敗。矢中福子懷亮之嗌，懷亮墜馬，援福馬鞅告之，福猶趣以疾戰，虜擊懷亮墜崖死。福策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鬬，身被十矢，頰中二刃，乃為虜所殺，時年六十一。上聞而惜之，贈武勝軍節度使，檢校太尉兼侍中，進封其母董氏為隴西郡太夫人，妻王氏封瑯琊郡夫人，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。懷亮贈率府副率，懷譽除供奉官，懷謹侍禁。孫惟恭、惟讓皆除殿直，姪懷玉除借職，賜田宅，賻贈甚多。